



两少年真正的网络游戏之作

Xingyueshenhu@
星月神话

寒安安 朱古力 著

莫迪 主编

我和你
两武士

当我用残剑锁住你的咽喉，
你却对我笑，
纯粹的甜蜜
我说，有了开始总是会有结束，
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归有尽头。

你的剑已经锁住了我的咽喉，
尽管你的双眼透着不舍与忧患。
我的手已经贴住了你的胸，
胸挺，手坚，
交手的瞬间就会让一切完结。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寒安安 朱古力 著

星
月
神
话

莫迪 主编

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蓝海狸非常校园故事 / 莫迪主编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3. 12

ISBN 7-5385-2437-1

I. 蓝... II. 莫...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1588 号

蓝海狸非常校园故事·玄幻天空 星月神话

选题策划 / 李 严

丛书主编 / 莫 迪

装帧设计 / 张 番

责任编辑 / 李 严

技术编辑 / 王咏梅

封面绘画 / 毕泰玮

内文插画 / 王 贺 张敬勋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社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)

购书咨询电话: 0431—5640624

东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5.5 印张 12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8000 册

ISBN 7-5385-2437-1/G·1575

定价: 全四册 43.20 元 本册定价: 10.80 元

序

年轻,所以美丽

赵长天

由于长期的物质匮乏，我们现在的社会，对物质的追求，已经到了有点病态的程度。精神活动，比如文学，被挤压到了边缘。其实，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质需要。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远古时代，唱歌跳舞画画就已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当文字发明之后，用书面语言来表达情感，构成了文学最初的形态。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的文明史中，文学从来没有缺席过。所以，当前大众对于文学的冷淡，应该属于矫枉过正的状态。

果然，近年来，以学生为对象的青春文学市场忽然红火起来。少年作者的作品发行到几十万份已经不是新闻。以大中学生为读者对象的《萌芽》杂志月发行量也超过了40万份。年轻人，以他们的本真，向文学伸出了双臂。

可能任何一个时代，任何一个民族的少男少女们，都不会远离文学，因为他们年轻，他们有理想有热情有对美的向往，他们情感的触觉尚未麻木，他们需要倾诉。于是，就有了那么多美丽而单纯的文字。

我喜欢这些文字。或许，它们不够深刻。我想，深刻不应该成为文学的主要评价标准。文学需要的是真实，是热情，是对生活敏锐的感受，是对人生细致的体验以及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。这些，都是年轻人的特长。当人过于

成熟、老于世故以后，往往会把真实的生活状态掩盖起来，文学的生命力也就随之消失。如果我们对文学史作一番检索会发现，许多流传后世的经典，产生于年轻人之手，这些杰作并不完美，有着很多的缺陷，但它们有生命有活力，所以能打动千万读者的心。

文学是否具有活力，能否感染读者，和作者的年龄没有必然的联系。我只是希望评论家和舆论界不要忽视年轻人的作品，未来的大师，总是在他们中间。





引子

深夜，无月星繁。

天狼尽，残鬼生。

每个星星都有一个典故，幻灵世界一直传说，天狼星陨落的夜晚，残鬼星高悬，那天一定会有血腥。

独孤孤独轻轻掸落身上的浮尘，脸色严峻，金色的长袍在星光下沉重地绚烂。

血，殷红的液体；尸体，破碎的浮尸。到处都是血与尸体的铺陈。他，还是来迟了。

哭声，让人撕心裂肺的哭声，传荡，似永无停息。一个男人的号啕大哭有时候胜过万千女子的哀鸣。

眼前的男人快流干所有的泪，他的嗓子已经沙哑。星光照着男人的头发一片淡辉，他缓缓抬起头。他终于看见了独孤孤独，像看到一世所有的希望，他哭跑着跪在独孤孤独的身旁，干涩的声音隔绝不了哀伤：“独孤大师，我要报仇……”

他死死抱住了独孤孤独的双腿。

风开始猖獗，长袍抖动金色的波澜。男人的脸上竟没有泪！邪气的笑容透着罪恶的张狂。

他抬头的时候，抱住独孤孤独双腿的手已经行动，最霸道的毒就要随着他手中藏匿的刀片渗入独孤孤独的体内。男人自信独孤孤独不死也伤。

这是一场多么完美的暗杀！他已经预见独孤孤独倒地时不可置信的绝望。多年的暗杀让他喜欢看那种绝望的眼神，那种！

被撕碎破灭而无可奈何的残缺，更何况这一次的暗杀对象是一代幻术大师，这将是莫大的荣耀。

然而他错了。他想象中不可置信的绝望并没有出现，他看到的是张成熟而冷峻的脸，那张脸上的表情突然让这个无数次暗杀但从未失手的亡人害怕！

刀片接触长袍的瞬间，男人的手竟不由自主地后退，他用刀片割开了自己的咽喉。

血像瀑布狂泻，黑色的血，融化在夜色，似潜隐的细蛇。

男人想说话，喉头发发出“咯咯”的骨头撞击的声响。

独孤孤独已经在男人喷血的时候用幻术撑开了屏障，任何的黑血都溅不到他金色的长袍。他看着男人倒下，冷漠而感伤。然后，他深深地叹息。

“亡神，三十年了，你难道还用这招来对付我吗？”独孤孤独问。

没有人回答，因为只有尸体。

今天的亡人演技绝对高过当初欺骗独孤孤独的那个，只是独孤孤独已经不再是当初只有善心的傻子，无论是幻术还是智谋，他已经都无愧于大师的称号。跟亡神斗，注定要有最强的敏锐性和洞察力。那个亡人犯的两个细小错误原本不会对他的行动有影响，只是对手是独孤孤独，幻灵世界的一代幻术大师，任何细微的失误都注定失败，他死得不冤。

他错在：一、没有人知道独孤孤独现在的行踪，更不会有人认识独孤孤独，而他开口却叫独孤孤独为大师，已经过早地暴露了身份。二、没有人在尸体上哭了那么久手上却不沾血迹的，而那个亡人的手却必须干净得可以藏好刀片。

同样的方法不应该用两次，看来亡神还是太轻敌了。

正当独孤孤独准备离去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一双眼睛。

像冰雪般洁净的双眸，透着恐惧和浓浓的哀愁，那是孩子的眼睛。

躲在树下的孩子察觉到自己被独孤孤独发现，开始拼命地奔逃。

除了亡神，世上没有人可以逃脱独孤孤独的追逼，更何况



是一个没有幻术的孩子。他被逼到了死角，眼泪纵泻，双目呆滞，恐惧地挣扎：“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爸爸，妈妈……你们不要死！”

那只是一个孩子，可怜的孩子，他的父母可能已经被亡神杀死，这样的孩子需要的是爱。

风开始轻柔地拂动，发须飞扬。独孤孤独弯下身，张开双臂，希望给他最温暖的怀抱。

孩子却害怕地躲闪，无路可退，才迟疑地钻入怀抱。

每个孩子都需要爱，尤其是受伤的孩子。正当独孤孤独这样想的时候，风又继续它的张狂。他隐约感觉背后一阵寒意，死亡的阴影如巨毒倾身疯狂地蔓延。

那是孩子的小手！

独孤孤独缩手，乱发遮蔽了双眸。

星空下，孩子的小脸绽开最诡秘的微笑，像修罗花瓣被一点点地撕碎。

独孤孤独长叹一声，感觉从未有过的疲倦。

然后他倒下了。那个孩子，脸上始终挂着疑惑的表情。

死不瞑目，孩子怎么也猜测不透自己哪里被人看破，那是多么成功的乔装！

“其实我多么希望我没看出来，这样至少让我相信，我不会怀疑感情。”独孤孤独语气感伤，似乎死的人是他，“然而我没办法，在亡神没有被铲除的日子，我不能死！你的演技没问题，几乎毫无破绽。只是我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：有亡神肆虐过的地方，是绝对不允许留下活口的，更何况你这样天真的孩子。你演得越逼真，只能越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骗局！我料到亡神绝对不会只单纯安排刚才那么简单的暗杀。他可能以为安排了一次暗杀，就会让我忽略掉你，其实那才是他最厉害的绝招。可惜我让他失望了！”

扮孩子的亡人再也听不到独孤孤独的解释，临死他居然笑了，笑得那么灿烂与无邪。或许他真的只是一个单纯的孩子。

独孤孤独缓缓地将孩子的尸体搁下，搁在那片堆满了尸体的大地。此时夜凉如水，星影闪烁。

然而突然，空中发出了沙沙的响动。



落叶，无数幽魂般瞬间出现的落叶，纷纷扬扬飘洒在独孤孤独四周，独孤孤独像走进了最晕眩的迷梦。

“你的确超出了我的想象，不过不是失望，而是非常满意，你会让我们后面的游戏更加精彩！”

白影，如鬼魅一般的白影出现，紧接着是飘忽无常的声音。

亡神，那个幻灵世界最可怕的人！

独孤孤独捏紧了手中的拳头。

等。整整三十年。他金色的长须已经是银色的白柱。为那些无辜受到残害的人们，独孤孤独要杀了亡神，那个几乎不能战胜的人。

不能杀也要杀！

“不用痴心妄想了！你还不是我的对手！”

话未落音，独孤孤独已经出手，他将凝聚的最强悍的能量球释放。

最刺眼的金色，像太阳一般熊熊燃烧的火焰，一时间把万物照得如白昼般透亮。

白影依旧飘忽不定。

“结果呢？”忘痴老人问，夕阳的余辉映衬老人的银发，银发中隐着淡淡的红色。

“我输了。”独孤孤独黯然地说。

光球发射后，那个白影居然消失了！

他来得飘渺，逝得更虚无。

一切都似梦，最残酷的梦。

独孤孤独再也无法控制局势，他的光球释放就等于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的幻力。

然而，毫无结果。

在巨芒隐逝后，那阴冷的笑声击溃了独孤孤独所有的斗志。

一切都像是独孤孤独在玩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，独孤孤独不得不承认，亡神根本无法战胜。

“你还需要磨练，否则我会感觉乏味的。”



也许吧，在亡神眼中，一切都是他的游戏，独孤孤独也成了一个小自作聪明的小丑。

“不过，有期待才能让游戏精彩，我现在很有耐心，呵——呵——”

白影渐渐隐去，奇怪的是独孤孤独听到的不再是亡神阴冷的笑声。而是……似乎是婴儿的啼哭。

这怎么可能，难道亡神也会怀抱婴儿？

“你真的听到的是那种声音？”忘痴老人焦急地问。

“是的，不过不是很清晰。”

“晚了，终于还是晚了一步！”老人大叹。

“究竟是什么事？”独孤孤独问。

老人正待解释，突然独孤孤独又惊叫：“老师，你的头发！”

老人摸了一把发丝，轻易用一个幻术凝成了一面镜子，他看到自己现在可怕的样子。那些因为岁月而转白的发须竟然都迅速地转变成红色，如血一般的艳红！

“是红发，亡神！他想到了每一步！”老人大叹，却无可奈何。红发是一种可怕的毒液，对幻术强的人尤其有效。独孤孤独凝聚起全身的幻术想帮老师解毒，老人只是轻轻挥了挥手：“太迟了，我根本猜测不到亡神是如何下手的。这个敌人太强大了，现在惟一能杀他的方法只有靠这个了！”

老人掏出了一个精心收藏的盒子，递给独孤孤独。

“找出它的秘密，那是惟一的希望！”

话音刚落，老人的身体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，无数红色的液体流动，像巨蛇狂舞。最后，化成一片殷红的碎末，随风而逝。

“老师！”独孤孤独疯狂地尖叫，他释放着自己所有的幻力，希望结束这场噩梦。

太迟了，忘痴老人已经成了一片红色的碎末。

落泪，独孤孤独第一次感觉那种咸涩的滋味，他最敬爱的老师死了，死在了他的面前。他却无能为力。他恨不得剥噬了自己！

“啊！”他如野兽狂吼。

盒子上还残留着老师的体温，那里面有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孤独孤独像失去了所有的动力，他好想就这样睡去，永远不要再卷入这些痛苦的纷争。

然而他不能睡，他必须醒！

无论如何，他都要杀了亡神，为了老师，也为了所有为爱奔走的人。

(一)



人物：月熵

11

当我用左手使用幻术的时候，我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强大，刺眼的光芒四处散射，如同华美的琉璃被放逐。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，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左手会是那么的强大，可以发出难以想象的力量。

我叫月熵，沧月国四大护法之一，月瀑的儿子。我的父亲有很强大的灵力，他的右手轻轻一挥，便会发出强大的力量，可以摧毁一切。父亲是沧月国的大护法，是王最钟爱的臣子，和王同姓，可以和王分享一切。

我们是沧月国最大的贵族，生长在这样的家族，我注定要被终生囚禁。

在这个玄灵世界中，我凭着自己微薄的能力，拼命维护着一些认为应该做应该守的事，我不说为了正义，这很可笑。

我永远无法了解父亲，他如同一块寒冷的冰，终年不化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他的笑容，对我，对母亲，对妹妹，对王，对天下人。



母亲总是毫不吝啬地给予我和妹妹最温柔的母爱，让我们在这样的家族里得到最无微不至的关怀。小的时候，我总是很淘气，用幻术去做一些可笑的事情，比如用幻术点燃一团火焰，然后静静地看着它燃烧，安详，灿烂，却永远悲凉。火焰终究会熄灭。当火焰快熄灭的时候，我会用手去触碰火苗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挽留它，可以让火焰一直燃烧下去，这样做的后果是我的手被火苗深深灼伤。我不懂得被火苗灼伤的疼痛，每当此时，母亲总是很爱怜地为我细心包扎。

“母亲，火焰为什么总是会熄灭？”

“有些事情始终是要结束的，有些人始终是要离开的，无法挽留。”

“我不懂得离开的意义，离开会是失去一切吗？”

妹妹叫月鸾，一个总是快乐的巫女。我和妹妹一直在幽月宫里生活，我们很少出去玩，在这个如同暗无天日的牢笼里，妹妹的笑容和母亲的爱，让我觉得温暖。

只有在盛大的节日里，我和妹妹才能够在很多武士、幻术师、魔法师和巫师的陪同下走出幽月宫，去接触幽月宫以外的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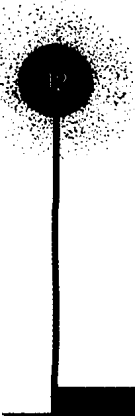
这样的日子太少，也太短暂了，我们很珍惜这些时光。我们走遍可以走遍的每一个角落，努力地记忆下所有的快乐，在以后的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当作快乐的回忆。

长夜永远是寂寞的，在这样一个冰冷的宫殿里，漫长的夜如同一个寂寞的野兽，慢慢地吞噬着我仅存的快乐，剩下的，只有孤独。

我总觉得梦中有有人在召唤我，我看不清楚那个人的样子，但是我清楚地知道，他是温暖的，他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一个人。

我被这样的梦魇纠缠着，那个熟悉的陌生人在我的梦中路过，给我留下温暖的等待。我想，也许有一天，我可以和这个梦中的人一起在玄灵的世界里流浪，一起去寻找快乐。我一直在等待着，一直，一直，等待着。

在幽月宫最大的快乐就是去后院的桃林玩。大片的桃树，远远望去如同粉红的火焰，熊熊地燃烧，绵绵地纠缠，仿佛永不



熄灭。一年四季，不论是大雪飘扬的冬季，还是彩蝶纷飞的春季，桃林里的桃树都盛开着，枝头上挂着硕大的桃子。

望着满山的桃树和粉红色的桃子，我和妹妹会高兴得忘乎所以，我们用幻术摘桃子，让桃子在空中悬浮，然后让它轻轻地落在我们的手上。

“哥哥，如果不用幻术，我们是不是得不到一切，比如摘不到树上的桃子。”

“月鸢，幻术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一切，但是不用幻术我们也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，比如树上的桃子，我们可以自己用手去摘，而不是用幻术。”

我第一次和妹妹爬树，为的是要用手去摘树上的桃子。

桃树很高，参天耸立着，我和妹妹很努力地往上爬。我摘到了桃子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我忘记了我的手离开了树干，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看到我的额头像小溪一样潺潺地流淌着泛红的血液的时候，妹妹惊呆了，用呼唤术把父亲和母亲招到了桃林。

父亲用幻术很快为我止住了血，然后拿出腰间的绸带为我包扎。我知道那段绸带是王赐予父亲的，是权势的象征，是父亲最珍视的东西，然而现在父亲却用它为我包扎。我第一次体会到父亲的爱。很少，却很浓烈。

我爬树摘桃，自然要受到父亲的惩罚。父亲把我关在一个很宽阔的屋子里，让我饿三天三夜。给我送食物的，无论是谁，下场都是死。

我在那个屋子里面呆了三天三夜，脑子里总是回想着父亲对我说的话。

“月鸢，在这个幻灵世界里，如果没有强大的幻术是会被轻而易举地杀死的，有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，你必须使用幻术得到一切，因为在这样的世界里，幻术才能使你至高无上。”

“你要知道，幻术并不是为了要摘什么可笑的桃子，幻术是为了战争，属于强者之间的权势的战争。”

“月鸢，在这个幻灵世界里你必须强大，否则你将无法存活。”

三天后我被释放。以后的日子我跟着父亲学习浅显的幻



术，我学得很快，一天的时间便能很熟悉地操控刚刚学会的幻术。

父亲不是每天都有时间教我，沧月国有很多事情需要父亲去处理。

18岁的时候，父亲把我送到了幻月堂。我很用心地向老师学习，我是一个聪慧的孩子，很快便能学会高深的幻术。

20岁的时候，我已经成了幻月堂最厉害的幻术师，我的幻术甚至超过了老师。但是我知道，这些幻术对于父亲来说，还是微不足道。我最大的信仰就是打败父亲，成为沧月国最伟大的幻术师。这也是父亲最大的心愿。

我想学更高深的幻术，可是老师却说：“月熵，我已经把毕生所学的所有幻术全部教给你了，你已经很强大了。”

“可是我无法超越父亲。”

“月熵，学习幻术不是为了超越，等到你超越你父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你没有超越。一直为了超越而活下去，你会很疲惫的。”

我不懂老师的话，打败父亲才是我最大的信仰。

我自己去看厚厚的幻术法典，一页一页，全是都掌握了幻术。直到最后几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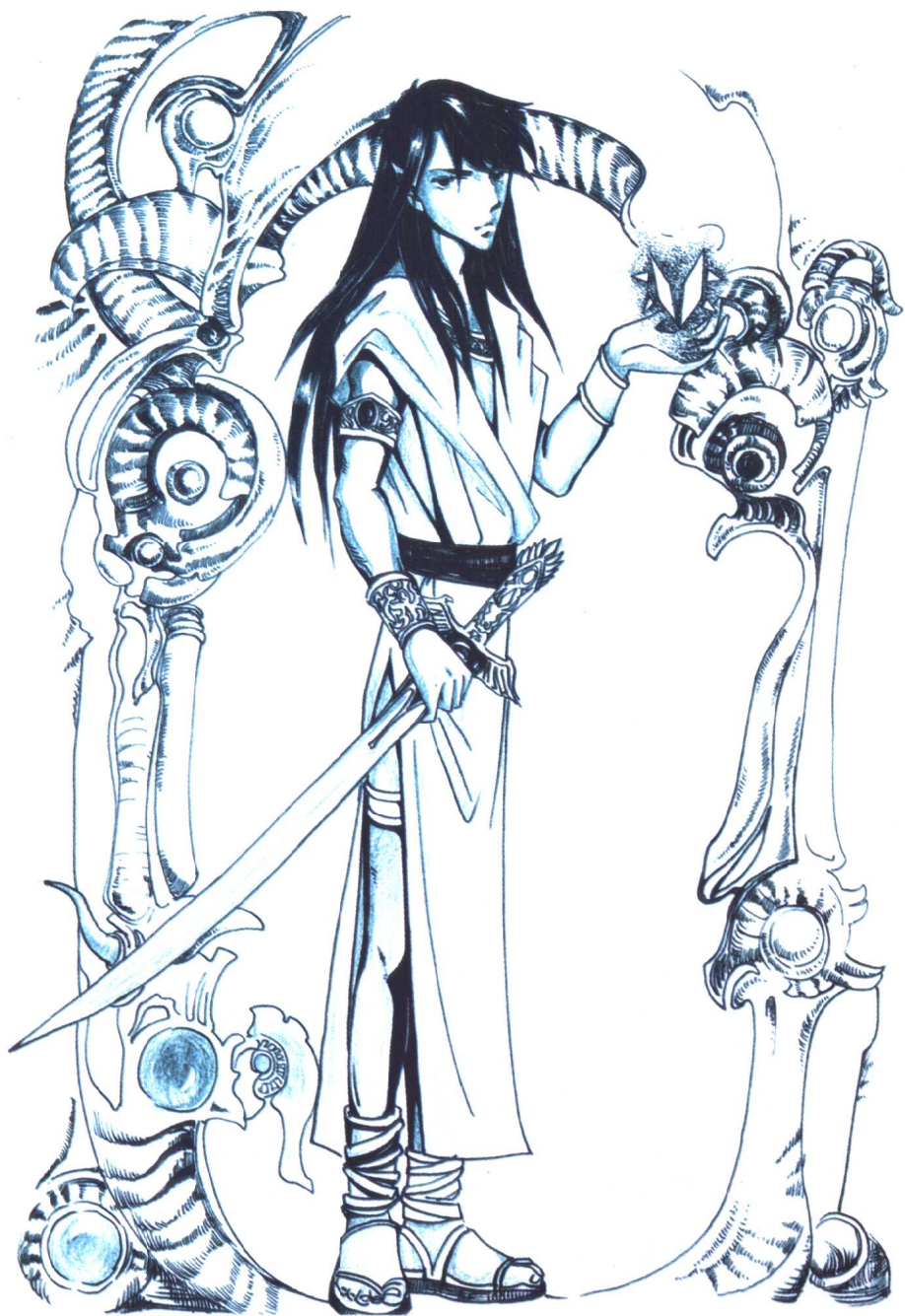
黑色代表了邪恶，法典最后那黑色的几页记载的都是幻术里面最强大，也是最邪恶的暗杀术。我开始偷偷地学习暗杀术，我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，我只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。

暗杀术里最高深的一招叫做暗夜旋风，可以轻易地致人于死地。

我一直努力学习暗夜旋风，但暗夜旋风却永远难以驾驭。我每次练习的时候，都发不出那种虽然没有丝毫痕迹，但是如山崩地裂的感觉。暗杀术中最讲究的就是快和猛。我以前练习的暗杀术都是没有任何声音，没有任何动静，但是却有很强大的力量。暗夜旋风，我总是练不出来，总是差那么一点。

在我想放弃暗夜旋风的时候，紫杉出现了。

紫杉21岁的时候来到幻月堂。紫杉总是喜欢穿一件紫色的长袍，站在高高的观月楼上仰望苍穹。夜晚的风总是很大，仿佛要吹拂一切，紫杉那长长的头发在这样的风中飘摇，如同桀





擎的游龙。紫杉很快成为了幻月堂一流的幻术师，他超越了老师，超越了幻月堂其他的幻术师。

我决定和紫杉决斗，为了证明幻月堂最优秀的幻术师是我，而不是紫杉。

在决斗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在观月楼上一次又一次地练习暗夜旋风，那股黑暗的力量。紫杉在很远的地方看我，我清晰地看见他的笑容，诡异而不屑。

“月嬗，以你的资质，根本无法驾驭暗夜旋风。”紫杉的话如同一把匕首，深深地刺痛我心中最敏感的自尊，我近乎咆哮地对紫杉说：“明天的决斗我会让你死在我的幻术之下。”

紫杉离开的时候，我感觉这黑夜的风异常寒冷，可以深深刺伤我的灵魂。我站在观月楼上，泪流满面。我无法驾驭暗夜旋风，我无法战胜紫杉。

我的脑海里浮现着父亲的话。在这个奇幻的世界里，如果没有强大的幻术是会被轻而易举地杀死的，……

我继续练习着暗夜旋风，但一次一次失败，我开始想退缩。明天的决斗，我一定会死在紫杉的暗杀术之下。

我的内心如同翻滚的潮水，无法平静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一次次地问自己，既然选择了决斗，就要面对，哪怕要面对的是死亡与耻辱。

我使劲地摆弄自己的左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潜意识里感觉左手有一股莫名的力量。我边挥舞着左手，边默念着咒语。一道耀眼的光芒，在我的眼前闪动，如同一条璀璨的弧线在夜空中划过。这一道光芒爆发出无比强大的力量，仿佛可以焚烧一切。

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左手可以使出这么厉害的幻术。因为在沧月国里所有的人都是用右手施展幻术，而用左手施展出幻术的人代表的是魔鬼。

第二天的决斗，我用左手，很轻易地杀死了紫杉。紫杉死的时候，眼神里充满了疑问。

这次决斗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。父亲对我咆哮着说：“沧月国里没有用左手施展幻术的魔鬼。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”

“父亲，用左手使用幻术会使我强大。”